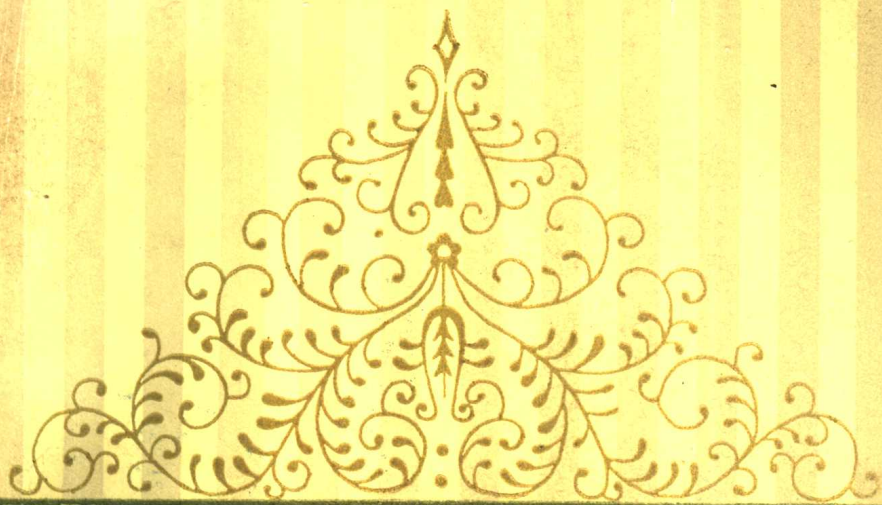




外国独幕剧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6

外国独幕剧选

第六集

施蛰存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孟 涛

封面设计：麦荣邦

外国独幕剧选

第 六 集

施蛰存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字数 379,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50 册

ISBN 7-5321-0119-3/J·38 定价：8.15 元

出版说明

《外国独幕剧选》第六集是第五集的续编。这二集所收的都是1946至1980年间的优秀独幕剧。第五集所选以英、法、德、西班牙诸国为中心，本集所选，为苏联、美国、东西欧和拉丁美洲诸国的剧本。关于这一时期独幕剧的发展情况，请参阅第五集的《引言》。

《外国独幕剧选》全部六集，从1981年起，已陆续出版，至本集结束。

目 录

傍晚发生的小事·····	[瑞士]弗·杜伦马特	(1)
邻 居·····	[奥地利]哈·苏默尔	(29)
塔 楼·····	[瑞典]彼得·魏斯	(48)
休息日·····	[丹麦]雷克·费舍尔	(83)
世界在我手中·····	[苏联]阿·沙伊克维奇	(127)
吉普赛女巫·····	[苏联]罗·科尔涅夫	(160)
在茫茫大海上·····	[波兰]斯·穆罗热克	(196)
审 婚·····	[罗马尼亚]什·哈尔拉姆普	(221)
男爵卡普兰·····	[捷]雅·迪特尔	(245)
两个星期一的回忆·····	[美]阿瑟·密勒	(277)
逝水华年·····	[美]威廉·应琪	(339)
逢场作戏·····	[美]塔特·莫塞尔	(366)
打字员·····	[美]墨莱·希思格尔	(387)
等 车·····	[美]雷蒙·德尔加多	(420)
没有说破的事·····	[英]坦尼西·威廉姆斯	(446)
将军要谈谈神谱·····	[古巴]何塞·特里亚纳	(465)
共度良宵·····	[墨西哥]马·维拉尔塔	(506)
编后记·····	施蛰存	(559)

傍晚发生的小事

〔瑞士〕弗·杜伦马特

弗雷德里克·杜伦马特 (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瑞士剧作家及小说家，出身牧师家庭。曾在伯尔尼及苏黎世学习文学、神学和哲学。当过新闻记者和剧场海报编者。1947年正式开始其写作生涯。1956年发表剧本《贵妇还乡》为其成名之作。其作品多荒诞、讽刺、挖苦。在技术上的折衷主义使自己置身于当代戏剧实验者的前哨。本剧原为广播剧，写于1959年，运用了他在1950年所写的大型剧《密西西比先生的婚事》中所用的迂回结构。后者剧中最后一场的开端在剧的起始就已有揭示，就象是后面精彩情节的预演。本剧则以戏的开端作为戏的结尾，这样，作者就使人有一种连续不断的恐怖概念。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本剧具有第一流的悬念情节。作者善于以喜剧的形式来揭露悲剧性的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塑造了考布斯和何佛这两个人物，尽其挖苦、讽刺之能事，但字里行间也不无辛酸的味道。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可说是束手无策，在这种社会里不守法反倒是合法的准则，考布斯所写的毛骨悚然的谋杀案件是自传式的报道，而这都是社会逼他做的。何佛既想参预考布斯的所作所为，又想以此来讹诈他，结果自己反倒成了又一个谋杀案件的牺牲品。这里面有多少的哲理可以体会！作者在1955年所著的《戏剧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悲剧强调罪恶、绝望、节制、一个包罗万象的幻想和一种责任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木偶戏中再没有犯罪的人或有责任感的人。这不是谁的过错，并且也没有人需要它。各种事情确是发生了，但又不是谁真正干了什么。大家都被

推拥着往前走，不知在什么地方又被逮住了。我们是集体犯罪，集体陷于父祖辈所犯的罪恶中。我们只是别人的孩子的孩子。这并非我们的罪过，这只是我们的不幸。罪行只是作为个人努力的结果，作为宗教行为而存在。只有喜剧才适合于我们。”这就是他的悲喜剧理论。

人 物

作 家

客 人

秘 书

旅馆经理

年轻女人

第二个年轻女人

作 家 (下面这一段话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篇舞台说明，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连串的旁注来读)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应该在一开始就跟你们讲清楚这个有些古怪，但保证是真实的故事的背景。固然，讲真实故事总要担一点风险——因为在座的可能有来自警察局的，甚至有地方检察官，即使他们不是以当官的身份来的。不过，我还是打算冒这个险；因为我很明白，他们是不会相信我这真实故事的——至少凭他们的官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实际上——就是说，非官方地说——你们所有的人，当然，包括检察官或者警察在内，他们可能在我们中间，也可能不在，你们都非常明白，我只是

讲真事——真的，不骗你们！好啦，请你们把精神集中一下好吗？你们就当作自己是在一家大饭店客房的会客室里，就是那种帐单大得好象是强盗要价的地方。全部现代化家具。看上去是那么回事，是让人住的地方。想象得出这幅图画了吗？在你左边（只要把眼睛闭上就能看清楚这房间了——别灰心，来呀，你跟别人一样富有想象力，即使你自己以为没有），在你左边，你可以看到许多各式各样的桌子，全都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你有兴趣看一看一个作家的书房吗？那好，往前走近一步。失望了，是不是？可是相信我，这是真的——一个次要作家工作的地方，即使是间书房，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一大堆纸、一架打字机、用各种颜色的笔密密麻麻地改来划去的手稿、铅笔、圆珠笔、钢笔、橡皮、一把大剪子、胶水。一把匕首——嗯。唉，这放错地方了……（清了清嗓子）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后面是一个小小的、临时凑起来的酒吧——白兰地、威士忌、苦艾酒、红酒等等。可这并不能说明跟我们打交道的作家的品质、才华、或者其伟大之处。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优点，不过，反过来说，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缺点。只是向你们保证，女士们，先生们：在房间的右面，你们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井然有序地放着。行啦，反正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我只要把这个弄走……呃……嗯，这件女人的衣服——就把它扔到犄角里去吧……噢，对呀！……最好也把这支手枪放到书桌抽屉里去。又大又软又舒服的沙发是最新的设计，到处都是书，你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照片和绘画……嗯，我相信，你们自己一定会琢磨出这些画的作者是谁。不

过,最好的东西就是这整个事件的背景。一扇敞开着的大大的门,一个阳台,一幅如画的景色(与所付的房租相一致),一潭阳光普照的湖,几星期前上面还布满红色、白色的帆船,现在却平滑得象一片墨绿色的草地。后面是小山、树林,还有山麓小丘。傍晚,湖岸边荒凉无人——总而言之,一片红黄间杂的晚秋景色。呀,网球场上还有人在玩呢,你还可以听到打乒乓球的人发出的乒乒乓乓的声音。让我们从我开始吧,对,你没听错:我。我是主角之一。对不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反正都一样,我会尽量设法不要突然出现来吓唬你们。我一定会不引人注意地、悄悄地从右边溜进屋来——从我原来耽着的那间卧室进来,这是明摆着的事……噢,算了,别去想它,我原来耽在什么地方,这不关谁的事。反正,这都会给登在某些报纸上,晚报上或者什么小报上——到头来,关于我的事你在报纸上什么都能看得到。我的生活一团糟——倒霉、愚蠢、一件丑闻接一件。否认它毫无意义——我所要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名字,简单地说:考布斯。是呀,你又听到这个名字了!我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弗雷德里克·考布斯,小说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等等,等等——魁梧、给太阳晒得黑黑地、没剃胡子——以大秃顶结束全身。至于有关我个人的性格,我是蛮不讲理的,我要什么有什么,并且还是个酒鬼。瞧,我对你们很坦率吧,即使只是把人家对我总的印象概括一下。这总的印象也许是对的;也许我真的就象我自己给你们描绘的那么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可以从画报和新闻纪录片上认识我。无论如何,那个颁发诺贝

尔奖金的瑞典女王认为我就是人家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不过也有点怪，那个时候我是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带。还有，不瞒你们说，我还故意把一杯葡萄酒泼在她陛下的夜礼服上呢——当然，是失手。另外，谁了解谁呢，最不了解的是自己吧？自欺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我对自己的了解只是粗浅的。这也不足为奇，了解自己的机会是不多的。比如就我的情况来说，有一个机会是发生在我的飞机呼啸掠过乞力马扎罗山的一片冰峰的时候，另一个机会是我被——呃，我的意思是，被一个著名的、真正的“中世纪圣母玛利亚像”当头砸下来的一刹那间！——不，不是隔壁卧室的那一尊——是别的地方的一尊。嗯，对啦，这是你们可以为自己设想的一件事，如果你们也处在这种境地，那就祝你们有个美梦吧。现在说说我的衣着。这里，我又要道歉了，特别是向妇女观众道歉。我穿了一条睡裤和一件敞开的晨衣，透过它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我那长满白毛的胸脯，恐怕这是无法隐瞒的。我的手里拿着一只空酒杯。我正向酒吧走去，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客人似乎找到进入我书房的门路的时候，我就马上停了下来。我这就向你们描绘这个人：又瘦又小，十足中产阶级的样子，胳膊窝底下夹着一只公文包，有一点象古老旅游保险公司的推销员。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仔细描绘他，因为，要是我们的故事正常发展下去，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的情节中消失掉——随后他就不再发生什么影响。好，就说这些吧。这位客人开始说话了。我们准备开场吧。

客人（紧张地）我感到非常荣幸能见到闻名于世界的大作家

马克西米利安·弗雷德里克·考布斯……

作 家 (粗暴地)你他妈的在我书房里干什么?

客 人 你的秘书让我进来的。我等了一个小时了。

作 家 (停一会儿后,比较和气地)你是谁?

客 人 我叫何佛,费戈德·何佛。

作 家 (狐疑)好象听说过。(突然记起来)噢,你就是连珠炮似地给我写信的家伙?

客 人 正是。自从你来这儿游泳以后。此外,每天早晨我还和看门的聊一次天。不,那对我可一点用处也没有。最后我设法伏击你的秘书。一个非常严肃的年青人。

作 家 神学学生。跟教堂里的耗子一样穷。靠工作来读完神学院。

客 人 仅仅由于我坚持不懈,最后才说服他安排了今天这个对你我双方都是最重要的会见,尊敬的大师。

作 家 叫我考布斯。别什么“大师,大师”的。

客 人 尊敬的考布斯先生。

作 家 既然你就在酒吧旁边,那就劳驾把那瓶威士忌递给我吧——就是最左边的那一瓶。

客 人 遵命。

作 家 谢谢。(倒酒)你也来一杯,怎么样?

客 人 不,谢谢。

作 家 那就来杯苦艾酒,或者康伯利?或者其他什么酒?

客 人 不,谢谢。

作 家 (不信)你是戒酒主义者?

客 人 不,只是小心点好。我究竟是在一个智慧巨人面前。我有一点象圣乔治在跟龙决斗之前的那种感觉。

作 家 你是天主教徒?

客人 不，福音派新教会的。

作家 我还要喝一杯。

客人 你应该多保重。

作家 (严厉地)管你自己的事吧。

客人 我是瑞士人，考布斯先生。我能不能仔细看看这间诗人创作其作品的房间？

作家 是作家。

客人 作家创作其作品的房间？呀，到处都是书和手稿。我看看墙上挂着的照片，好吗？福克纳^①亲笔题赠：给亲爱的考布斯。托马斯·曼：^②给考布斯，敬爱你的托马斯。海明威：^③给考布斯，我的挚友。——你的欧内斯特。亨利·米勒：^④给我的精神上的朋友，考布斯。不论相爱或凶杀，我们永远保持忠诚。现在看看外面风景吧。多美的景致呀——湖靠着山，上面还有不断变化的云！太阳刚刚落山，血红地。真令人难忘。

作家 (狐疑地)嗨，你也写书吗？

客人 我看书。你的全部作品我都能背得出来。

作家 你是教师？

客人 簿记员，现在退休了。原先是在霍克附近的恩内特威尔的奥契斯里，特罗斯特公司工作。

作家 请坐。

客人 非常谢谢。我对这些过于现代化的椅子有些害怕。非常豪华的公寓呀。

作家 也够贵的了。

① 1897—1962，美国著名小说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1875—1955，德国著名小说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 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④ 1891—1980，美国小说家。

客 人 我猜也是。这里是个豪华的游乐胜地。我可绝对住不起，我以尽可能便宜的方式住在可以看到海景的住宿处。(叹气)在艾德尔波登它是比较便宜的了。

作 家 在艾德尔波登？

客 人 在艾德尔波登。

作 家 我也住在艾德尔波登呀。

客 人 你是住在那儿的瓦德斯特鲁贝尔大饭店；我是住在普罗塞内丢特的公寓。我们走的路线有好几处是相交叉的。比如，在圣莫里兹的滑雪吊索的地方和在巴登-巴登的大道处。

作 家 你也去过巴登-巴登吗？

客 人 去过。

作 家 跟我同一个时候去的吗？

客 人 是在为基督徒准备的锡洛阿之家。

作 家 (不耐烦地)我的时间可是以分秒计算的。我还得象奴隶一样的工作，……先生？

客 人 费戈德·何佛。

作 家 费戈德·何佛先生。我一生得跟成千上万个人打交道，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刻钟的时间。告诉我你要什么，并且要讲得扼要些。

客 人 我来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

作 家 (起身)你要钱，是吗？我可没钱分给随便什么来人。有这么一大群人，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完全是糊涂虫，我但愿他们别来打扰于我们这一行的人。何况，关于诺贝尔奖金的数目完全是夸大了的。现在，对不起，再见了。

客 人 (起身)尊敬的大师……

作 家 考布斯。

客人 尊敬的考布斯先生。

作家 滚出去！

客人 (绝望)你误解我了。我并不是因为需要钱而来的，只是因为(下决心)——因为自从我退休以后我在从事侦探工作。

作家 (宽慰地舒口气)原来如此。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们重新坐下吧。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来，这么说，现在你是被警察局所雇用啰。

客人 不，尊敬的……

作家 考布斯。

客人 尊敬的考布斯先生。我是私家侦探。我还在当簿记员的时候就能看穿各种各样的事情了。我曾经为几家公司做过义务查帐员。真的！——我曾经成功地把恩耐特威尔市的财务主管投入监狱，因为他贪污了孤儿院的资金。就这样，在我退休之后，平生的积蓄可随我花，我的妻子未生育就死了，于是，在你的著作影响下，我决定献身于我的癖好。

作家 我的著作？

客人 你的不朽的著作！它们激起我的想象力。我极度紧张地拜读它们，完全被你所写的那些惊人的罪行所征服。我之变成一个侦探就有点象一个在宗教领域的人被魔鬼所作所为的熟练样子所吸引而可能变成牧师一个样，即使他可能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引起相等的有力的反应。现在，老天爷！——我就坐在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旁边，太阳正在下山，你正在喝着威士忌……

作家 你倒很有诗意，亲爱的费戈德·何佛。

客人 完全是由于读你的著作而引起的。

作家 真是非常抱歉。你似乎穿得很不好。你的新职业好象没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客人 可不是吗，生活并不是玫瑰花坛。

作家 本地的检察官是我的朋友。我要在他面前给你讲讲好话。你是专攻哪一门犯罪学的？刺探？离婚？吸毒？还是白人奴隶交易？

客人 文学！

作家 (起身)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第二次请你立刻离开这个房间！

客人 (起身)尊敬的先生！

作家 你已经成为一位评论家了！

客人 请允许我解释……

作家 滚出去！

客人 (绝望)我只是从犯罪学的角度来分析你的著作。

作家 (平静下来)原来如此。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留下。请坐。

客人 谢谢。

作家 人家曾经以精神分析法、天主教、耶稣教、存在主义、佛教和马克思主义等观点来分析我，可还从来没用过你所采取的观点。

客人 我应该向你解释，尊敬的大师。

作家 我叫考布斯。

客人 尊敬的考布斯先生。由于我有自定的一套理论所以才来拜读大作。在虚构的世界里——在你的小说中——所存在的东西必定也存在于现实世界，因为在我看来要发明现实中所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作家 (含糊地)相当有道理的结论。

客人 作为这个结论的结果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来寻找在你小说中所描写的谋杀。

作家 (震惊)你认为我的小说和现实有某种联系吗?

客人 正是这样。我是用很厉害的逻辑进行的。首先是彻底分析你的作品。你不但是当代声名狼藉和有新闻价值的作家,你的离婚、恋爱、酗酒,以及猎虎全都登在所有的报纸和黄色报刊上——你还是个以在世界文学上创造最精细的谋杀场面而闻名的人。

作家 我从来没有颂扬谋杀本身。我只是设法出示人的全面。当然,全面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可能犯谋杀罪这样一个事实。

客人 作为一个侦探来说,我对你预谋要做什么并不感到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你事实上已经做了的。在你以前,谋杀被普遍认为是可怕的事情,但是你对生命黑暗的一面——就说死亡吧,却赋予宏伟与美丽的色彩。你是以“突然死亡和杀人者”而闻名于全世界的。

作家 这只是我受人欢迎的一个标志。

客人 以你的技巧所创造的熟练谋杀者是没人能猜出他们的原型是谁。

作家 (好奇地)你是说我的写作风格是让犯人逍遥法外?

客人 一点也不错!

作家 嗯!换句话说,你把我的小说当做警察局报告来读。

客人 是作为杀人者的自白来读的。你的主人公既不是为利也不是为失恋而杀人。他们杀人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为了好玩、为了要显示他们的技巧、或者为了增加经验——所有这些动机都不能以传统的犯罪学原理来说明。你的文学对警察或检察官都太深奥、太难以捉摸

了。对他们来说，没有动机就没有犯罪，因此他们根本就不怀疑有什么谋杀案会发生。假如有人假定你所描绘的谋杀案确是发生了，其结果是，它们必定以自杀、事故，甚至自然死亡等现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作家 是的，从逻辑上来说，其结果是会这样的。

客人 在你的小说里，它们就是以这种现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作家 一点不错。

客人 在我调查中的这一点，我自认为我有一点象西班牙的骑士——他叫什么来着……堂——

作家 堂吉诃德。

客人 堂吉诃德，你在小说里常常提到他。他外出所干的事正因为他把骑士故事当真了；我也决心把你的小说当真的。不过我并没让自己被任何事情所吓着。我的座右铭永远是“前进！——即使这个世界充满魔鬼！”

作家 （狂喜）妙呀！你所进行的是绝妙的事情！（摇铃）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

秘书 （入）先生？

作家 我们要通宵工作。给何佛先生一支雪茄。我们当然会有些好烟款待他。巴西的，还是哈瓦那？

客人 不，不，不。如果你同意，我还是抽自己的烟。

作家 当然，当然。你可以走了，塞巴斯蒂安，把这把匕首带走，我现在不需要它了。

秘书 是，尊敬的大师。（出）

客人 多好的匕首呀！我刚才已经注意到它，尊敬的……

作家 考布斯。

客人 尊敬的考布斯先生。只要这么一下子，人就死了。它